

中外名人自绝探秘丛书

白桦悲歌

俄苏文化名人的人生苦旅

ГРУСТНАЯ ПЕСНЯ БЕРЕЗЫ
ЖЕСТ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РУССКИХ
И СОВЕТСКИХ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李冬山

编著



作者简介

李冬山，笔名：佟山，毕业于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国家公务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沙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作品有：

《人生苦旅》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年版

《人生苦旅》(修订版)岳麓书社
2003年版

《浪漫之旅》岳麓书社2004年版

《选择自杀》台湾三言社2004年版

《悲喜为文》岳麓书社2005年版

《白桦悲歌》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

《樱花凋零》即出

中外名人自绝 探秘丛书

白桦悲歌

李冬山

编著

俄苏文化名人的人生苦旅

ГРУСТНАЯ ПЕСНЯ БЕРЕЗЫ

ЖЕСТО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РУССКИХ

И СОВЕТСКИХ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桦悲歌：俄苏文化名人的人生苦旅 / 李冬山编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0

（中外名人自绝探秘丛书）

ISBN 978-7-5404-5140-0

I. ①白… II. ①李… III. ①名人-自杀-研究-俄罗斯②名人-自杀-研究-苏联

IV. ①D751.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4287号

白桦悲歌：俄苏文化名人的人生苦旅

编 著 者：李冬山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陈新文 吴 健

内文版式：张 萍 杨 哲

封面设计：吴颖辉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经 销：新华书店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3.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5140-0

定 价：4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本书个别图片未能联系上作者，请原作者或版权持有者与我社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作者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

作者在彼得堡的彼得保
罗要塞，身后是曾囚禁
拉吉舍夫的监狱



作者在莫斯科新圣女公
墓的马雅可夫斯基墓前



用生命消溶心苦的悲歌

——《中外名人自绝探秘》丛书总序

· 谭仲池

真的，我开始读李冬山先生编著的《中外名人自绝探秘》丛书时，心在怦怦地跳，就萌生一个酸楚的疑问。世界上有多少书可以编，为何你要编这样一套让人读着心痛和灵泣的悲情之书呢！

对于死亡，尤其名人自绝的死亡，如果用哲学家、思想家、心理学家乃至医学家的思维去阅读和评判，他们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同样会认为，读这样的书，对所有珍爱生命和追求自身生命价值的人来说，是可以有多个方面可以让人扼腕痛思的问题，即使对有些自认为是活得很苦的人来说，也许也有某种心灵的震颤。从这个层面来掂量，我知道冬山先生

用心的承受之重。

我认识一位因为自身的命途多舛，而历经磨炼对死亡有着独特感悟的诗人，他叫南鸥。在一首题为《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的诗中写道：

谁躲在上游？把河流扯断
锋利的石块卡住你的喉管
.....

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
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

接着他又在另一首题为《绳索》的诗中写道：

我无法躲开来自生命根部的悲哀
梦里梦外总有一条绳索从千里之外
直伸过来。像一条蛇
从我家老屋绕梁而来
.....

我总是为短命的人泣不成声
却总是不敢把绳索和死者连在一起（着重号为我所加）
· ·

我之所以要摘录这两首诗中的这些句子，也许读者立即就明白了，这就是我臆想冬山先生编著这种书的心之所思。而就我的文学水平而言，再写许多的言语都不如借用这几句诗来表达得更为深切和透彻。

这些名人呀！既成了名人，而且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某个领域颇有影响又戴着光环和金冠的名人，也正是南鸥先生

所描画的“手捧鲜花的天使”。而就是这些手捧鲜花的天使反而要被自己打入地狱。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条来自生命根部的“绳索”。这条如蛇般，让生命窒息的绳索是什么？诗人又为什么“不敢把绳索和死者连在一起？”在这里，诗人强烈的自觉的死亡意识也隐隐而现。这便是自觉的死亡意识原本就来自诗人对本体生命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形成的不可摆脱的纠结。对于一个曾经强烈地热爱生命、追求生命的光辉的人，一旦纷繁、落寞的历史和冷峻，虚伪的现实，以及自己使命和责任的纵深压迫，人性与命运的不幸际遇，鲜花和月色的超然诱惑，一齐形神如绳索般（也如蛇）向他伸过来时，怎不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自己的生命就要从最眩目的峰巅跌落到最黑暗无底的深渊的惶恐。用什么来驱散蛇的阴影？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就发现了“死亡是一门艺术”的妙理。在她看来，亦如诗歌评论家杨远宏先生所言，没有对死亡的敬畏彻悟，任何生活与生命都只能是鸿毛飘浮、鸡毛蒜皮的，未经通达死，无由通达真正的生。

真是无独有偶。我读冬山先生书中《我拿生命戏弄死亡》的俄罗斯当代著名青年诗人雷日伊，26岁时就自缢而去，走上不归路的悲凉的叙说，就让我极自然地想到诗人南鸥先生在诗中表达的“死亡意识”验证雷日伊的“拿生命戏弄死亡”的终极选择是否真正意义上的通达真正的生。冬山先生在这篇文章结尾时写道：

如果雷日伊地下有灵，值得欣慰的是，人们仍是那么喜爱他，怀念他，以至诗人逝世4年后，莫斯科文学院对未来的诗人们进行了一次书面问卷调查：在当代诗歌界，您最喜欢谁的作品时，其中竟有四分之三的人不约而同地写下了他的名

字。中国学者李寒先生由此感叹说：“一个诗人死了，幸运的是他的诗还活着！”

在这里，我也想接着写下一句这样的话：“假如诗人还活着，他的诗歌难道会死去？”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我去新西兰，站在海边凝望顾城自杀的威克西岛时，含泪吟出的诗句：

抑或是诗歌选择了他的生命
还是他选择了为诗歌而死
曾经诗人用诗赐给人们寻找光明的眼睛
可他自己的眼睛却去寻找黑暗……

从香港转机返回长沙时，我遇到了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吴小莉。她问及我此次出访的感受时，我把这诗念给在场的朋友听。大家都突然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我知道，我的诗让他们伤心。

不，是顾城的不幸让他们伤心。

人是很悲哀的，而灵魂对于自己所崇尚的对象产生的虔诚而带来的真正的心苦在无法用悲哀消溶时，他们往往就会自觉地去选择死亡，企图用这种极端方式对待生命的悲剧。

我很认可南鸥在长诗《收容》中开篇的那句诗“所有的不幸，都因为我们是人 / 都因为我们太虔诚。”

就是这个雷日伊，当他没有了朋友的爱情，又失去家庭的亲情，陷入不可言状的忧伤之时，也曾用心在呼喊：

请不要抛弃我

当年午夜的星光灿烂

当户外和家中

一切都从未有过的美好

.....

请放过我，当我痛苦时候

请走开，让我一个人留下

让天空更加空旷

让森林变得黑暗

.....

这是何等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这是何等悲怆而又无奈的灵魂倾诉，他到底要告诉人们什么？他到底自己又会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出现的一切不曾预料的颠倒和艰难。是的，对于一个人在承受生命之轻和之重，他的心理负载只能在某种限度时，即使是“一切都从未有过的美好”，他也会迷茫和痛苦，甚至会陷入心灵的纷乱，而这种纷乱，往往是不能忍受的沮丧或盲目的英雄勇敢代替不曾真正成熟的理性和澄澈无尘的清醒。

冬山先生是以一般人不曾有的耐心和执著；以他自己的学养和思考；以极度关注人生而更关注名人人生归宿的视角；用一般人难有的勤奋、镇静和精致编著《中外名人自绝探秘》丛书，真让我钦佩和感动。我不能判断这套丛书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能想见，当读者静下心来细读这套丛书中的某卷、某篇、某人后，他的心情绝对不会宁静。他会要思考很多的东西，而最直接的是他（她）会立刻思考自己，自我审示人生，甚至会把生活倒过来，看自己穿越岁月的影子，并问自己“我是谁？”是啊，“我是谁？”我该怎样认识自己，善待自

己，品味生活的甘甜和苦涩？我该怎样面对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如意和不可能。还有陷阱、毒药、魔影，还有蝶梦、花香、琴韵，还有那么多的屈辱、肮脏、黑暗……一句话，该怎样珍爱生命、呵护生命和涅槃生命呢！

人啊！就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必须在任何生存条件下，都要学会承受、坚强、理智和从容、洒脱、坦然、淡定！

绝对不要用心苦吞噬自己生命的光芒，而要用自己生命的血色消溶那怕是九磨十八难的炼狱之万劫。站在地狱的入口处，我们要这样说：

我生活的世界可能还有灾难，但它永远不会死亡，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什么叫生命。

欲谈死亡的命题已经够沉重，而探秘名人自觉选择死亡的命题则更加充满恐惧和纷争，还不是我的思想和学识所能企达的高度和深度。所以在我应冬山先生之约，写一点对他所编著的书的感想时，也只能如此这般地在此文的结尾时，这样说：朋友，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吧！不一定用美酒和诗歌，就是用一个微笑或者一句抚慰的话，也能让彼此的灵魂找到栖息的心巢。

也许现实对于我们的思想总会有美丽的囚笼，但真正鲜活的思想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飞翔的天空。

2011年7月22日午夜定稿于长沙和平生态文化山庄

（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勇气

——《白桦悲歌》序

· 何立伟

冬山兄似乎一直在执著地关注名人死亡这一命题。八年前在他出版的著作《人生苦旅》中，他仔细叙述了四十五位中外文人、作家和诗人之死。这些名人之死，都是非正常之死，也即是自绝之死。书的副标题是“中外名人自绝探秘”。自绝的原因，每个人都不一样，但都并非“厌世”可以一言以蔽之。冬山兄追寻和探究的，就是死亡的真相，或者说，死亡背后每一个寻死者的生命逻辑。他描写了自绝这种极端的死亡方式，也析解了这种决绝的选择对于书中的死者的必然。这本书看了以后我的心情有些沉重，因为书中的自绝者，大多是我特别敬仰的人。“非正常死亡”的后头，是非正常人生，面对这

样的人生，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态度。但书中的这四十五位名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思想者。惟思想者，能够承受生活之苦，却不能承受思想之苦。思想之苦若不能得到思想本身的解脱，那就只有寻求肉体的解脱。这是我看《人生苦旅》得到的感受。

前几天冬山兄托人给我捎来了他即将付梓的新书《白桦悲歌》的打印稿，并又打电话来，嘱我为新著写则序言。这本新著又是一本描写死亡之书，而且跟《人生苦旅》一样，副标题标明描写的是二十位“俄苏文化名人的人生苦旅”，并且，这二十位文化名人之死，亦都是自绝之死。与八年前的书相比，这回惟一不同的，是新著集中在“俄苏”的地理和时代范畴。取名“白桦悲歌”，是因为白桦树是俄罗斯和苏联的精神象征。这二十位俄苏作家和诗人，就其个人人格或者作品的价值而言，也都是俄苏精神的象征或标高，他们是广袤的俄苏原野上的白桦树。他们的死，亦都是俄苏人民的悲歌，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悲歌。

这二十位自绝而亡的俄苏名人，其中有我在年轻时代就很迷恋的诗人谢·叶赛宁和弗·马雅可夫斯基，还有玛·茨维塔耶娃。我年轻时代狂热地爱诗，曾经就本子上抄写过这三位俄罗斯伟大诗人的诗，其中我在个人气质上最为喜欢的，当属叶赛宁。他的诗抒情、明净、纯粹、美好，就像照进白桦林的一片蓝色的月光。我读他的诗读得心跳，也读得心慌。我也读到过一些关于他的轶事，有一则是说他自杀之后，每一年，都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带着鲜花，在他的忌日来到他的坟前默哀，伫立良久。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我被这则轶事深深撼动，想象着是他的人格还是气质还是他诗的芬芳，让这位美丽少妇痴迷、依恋和难以忘怀？我想这位少妇只是一个代表，

只要有一颗诗心，只要情怀中有对美的向往，读了叶赛宁的诗，都会像她一样的“美丽中毒”，并且迷醉。叶赛宁诗才极高，但三十岁就选择了自杀，实在是让人痛惜。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可能就是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相恋结婚以及在世界旅行的日子，他的忧伤的气质，让这位美丽快活的舞蹈圣女迷恋不已。他们分手两年，叶赛宁就悬梁自尽了。邓肯时在巴黎，闻知噩耗，当即打电报给俄罗斯诗人什内捷尔，说：“叶赛宁的死使我震惊万分。我不知放声痛哭了多少次。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痛苦的了。”我想，在当时，只要是叶赛宁的诗歌读者，都会像邓肯一样的痛苦。患有精神抑郁症的叶赛宁在自杀前曾割破手指写了一首八行绝命诗，最后四句是：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也无须握手；
别难过，别悲戚——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不算新奇，
可是活着更不算奇迹。

冬山兄在书中分析了叶塞宁自杀的原因，尤其对他长期忧伤、自任、颓废的“叶赛宁性格”的描述，是深为可信的。自杀是这种性格的逻辑演绎。

这本书冬山兄花了五年的时间来撰写，其间他还亲赴俄罗斯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和印证有关资料，可谓用功之深。这本书尤其值得珍藏的，是书中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比方叶赛宁这一章里就有大量叶赛宁的生活照，叶赛宁是真正的俄罗斯美男子，黑白历史照片，把这位忧郁而又英气勃勃的诗歌天才的形象展露无遗。这是文字无法描述的。

这本书是一册文学性的死亡档案，它记录了死，剖析了

死，然而提供给读者的，却是关于生的思考与启迪。正像叶赛宁死后，马雅可夫斯基给他的献诗中所说的：“在这人世间死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可要困难得多。”死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活着并且创造新鲜的生活。这可能也是冬山兄撰写这本书的用意吧。他是以死来砥砺生，确认生。

谁都知道，活着是幸福的，然而最大的幸福，是把握着今天，并且创造明天。

这才叫做勇气！

2011年5月于长沙岳麓山下

（作者为著名作家、长沙市文联主席）

目 录

- 001 亚·拉吉舍夫（1749—1802）
“自由的歌手”愤世复仇
- 019 弗·迦尔洵（1855—1888）
一身来担人间苦
- 037 尼·乌斯宾斯基（1837—1889）
在“转变”中迷失了方向的文学乞丐
- 051 弗·克尼亚泽夫（1891—1913）
“野狗”在里加停止嚎叫
- 067 娜·利沃娃（1891—1913）
爱情引导我们走向死亡
- 083 谢·叶塞宁（1895—1925）
安格特尔饭店的缪斯之魂
- 109 尼·彼得罗芙斯卡娅（1879—1928）
别了！莫斯科之恋
- 127 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
“红色诗人”别无选择
- 153 鲍·波普拉夫斯基（1903—1935）
社会的水多么地冰凉